

# 觉

III

# 醒

# 灭绝

# INCANTATION

[英] R.R.海伍德 —— 著 陈磊 —— 译

Extracted Trilogy Book 3

时间线被扭曲了，相互叠在一起。  
很难知道谁在哪里，或者说，  
谁是什么时候的谁。

Extracted Trilogy Book 3

W E 觉  
C I 入  
T T 醒  
I I 灭绝

III

[英] R.R.海伍德——著 陈磊——译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觉醒. Ⅲ, 灭绝 / (英) R.R.海伍德著; 陈磊译

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500-3211-8

I. ①觉… II. ①R… ②陈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  
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6498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9-0004

Extinct

Text copyright © 2018 by RR Haywood All rights reserved
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copyright © 2019 by Beijing HongTaiHengXin Culture  
Communication Co., Ltd

Co., Ltd., arranged through AMAZON CONTENT SERVICES LLC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
电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E-mail [bhzw0791@163.com](mailto:bhzw0791@163.com)

书名 觉醒Ⅲ 灭绝

作者 (英) R.R.海伍德

译者 陈磊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连慧

责任编辑 胡艳辉 陈园

策划编辑 李艳 王萌

封面设计 力琿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 13

字数 260千字

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

印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00-3211-8

定价 49.8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9-6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(米莉)

你的所为，前所未有。

谢谢你。

里奇。

----- | 灭绝  
2111  
2062  
2060  
1945

## 序

在路口的街角，一位游客转过身对康拉德和马尔科姆微笑。他手中抓着旅游指南和地图，脸上露出一副在陌生城市里迷路的人常有的迷惑和疲惫。

“呃……你会说英语吗？”游客用清晰的语言慢声问，眼中露出希望有人能同他交流的神色。

马尔科姆咧嘴一笑。“你运气不错啊，伙计，”他轻笑着，“迷路了？”

“你是英国人！”游客显然松了口气，“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……这座建筑应该是座博物馆的。”他看着街角的建筑又说道。

“我来看看。”马尔科姆冲地图点点头说，“你想去哪儿来着？”

“先生们，敢说一个字，你们就死定了。”阿尔法说着露出地图下掩盖的手枪给他们看。亲切的表情瞬间消失无踪。他的眼神在惊呆的两人之间飞快移动。

“站着别动。”布拉沃的声音几乎算得上礼貌，他半隐蔽地握着自己那柄粗短的黑色手枪，轻快地朝他们走来。

四面八方都有人围拢。所有人都穿着普普通通的平民服饰。马尔科姆畏缩起来，心脏在胸膛中重击。康拉德转过身，看见大网正在收拢。

“别动。”阿尔法说。

“放轻松，伙计。”马尔科姆急忙说。

“弄错了吧？”康拉德脱口而出，“说真的……别这样……”

“嘘……”布拉沃小声说着走到马尔科姆身后站定。

“伙计，”马尔科姆说，“别……你不知道他们是谁……”

“他们一定会杀了你们……杀了你们全部……”康拉德补充说。

“按我们说的做，你们就能活命。明白？”阿尔法的语调很平，姿态悠闲。

“别，”马尔科姆因为必须辩解而一脸痛苦，“别这样……”

“听他的，”康拉德力劝，“你们不会想要……”一把匕首刀刃上的超薄点往他右腿大腿肌肉中咬了一毫米，他倒吸一口凉气停止说话。

“一个字都不准再说，”布拉沃咕哝着停住刀刃，想要看清阿尔法手中所拿的地图。“那道蓝光，就是那件设备吗？”

一道红光闪过，所有人都立刻转过头。片刻之后，传来一挺大口径狙击枪轰隆隆的射击声，布拉沃的头被掀掉了。第二枪放倒了阿尔法，德尔塔被突击步枪连番射出的子弹击中胸口，向后飞去。更多的子弹快速地连续射出，击毙了马尔科姆和康拉德周围的特工，此番袭击堪称迅速而残忍。

“啊！康，他们弄了一台红色。”

“我看得出来，马尔科。和他们在一块儿的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，康。”

“是他！”艾米丽指着马尔科姆喊道，“左边那位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，艾米丽？”本问。

“是，绝对是他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本咕哝道。

“啊呀，”马尔科姆环顾四周街道说，“他们干掉了所有的人，康。”

“我们确实警告过他们。”康拉德冲马尔科姆点点头说。

“是的，”马尔科姆也点头回应，“我们警告过他们那么做的后果。”

“别傻站在那干瞪眼，”萨法厉声说，“马桶堵了，到处都是屎，地堡里还死了一个纳粹。”



1

地堡 周一上午

“太多的变量，”本说，“我是说，我们在谈论的是宿命论。生命的整个肌理，每样事物的整体……”

“不过是个马桶。”萨法站在浴室里他的身旁。

“一个堵了的马桶。”艾米丽在萨法身旁说。

“试过撬子吗？”本问。

“试过，本。”哈里手中举着的撬子还在滴水。

“那就是说没用喽。”

“没用，本。”哈里坦白地说。

“唔，”本说着举起杯子喝一口咖啡，“那就用别的马桶。”

“全都堵了。”艾米丽说。

“唔，”本又说，“打住，既然所有的都堵了，那你为什么只通这一个？”

“我们之前又不知道全都堵了，”艾米丽说，“是哈里用的这个，我是在隔壁小便……”

“懂了。”本慢慢说着，意识到萨法正在盯着他看。他转过头迎上她的目光，等待她的评论，就和过去的几天中每隔几小时她都会给出的评论一样。“那句话还不说吗？”

“没必要说。”她说。

“有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别再否决我。马桶全堵了，我们需要马尔科和康回来。”

“就是这句话。”本抱怨说。

“而且也没有热水。”艾米丽补充。

“我知道，但我在其他情况下说过的话依然奏效……把马尔科和康带回来，会引发数不清的有可能导致毁灭性影响的后果……”

“我投赞成票。”萨法举起手打断他的话。

“赞成。”哈里举起勺子。

“赞成。”艾米丽举起手。

“不行。”本摇着头说。

“少数服从多数。”萨法说。

“去跟米莉说吧，祝好运。”

“跟我说什么要祝好运？”米莉从他们身后的门口发话问道。

“马桶堵了。”艾米丽说。

“试过勺子吗？”米莉问。

“试过。”哈里举起勺子。

“而且没有热水。”艾米丽补充。

“是。”米莉语气平静。

“告诉你了。”本温和地说。

“我们需要马尔科和康回来。”萨法的语气变得更加坚定，已经做好战斗的准备。

“然后该怎样？”米莉问。

“什么然后该怎样？”萨法厉声问。

本呻吟着，哈里叹口气，放下撬子，然后伸出一只手摩挲络腮胡。艾米丽往后靠在水槽上。

“萨法，”本说得很慢，非常小心，“这事我们已经争论过许多次了……许多许多次。”

“我们将M和K从当时的情境救出来，然后英国一直未能循着那台设备找到卡文迪什庄园，于是我们就一直不能完成提取伯蒂和丽亚的任务……还有坦戈二等兵。”米莉说。

“我叫艾米丽。”艾米丽小声说。

“我不信，”萨法固执地说，“罗兰说过，你不可能预知还未发生的事……他说过……所以我们去把马尔科和康弄回来，艾米丽依然会在这里。”

“如果坦戈二等兵不在这里了呢？”米莉问。

“我叫艾米丽。”艾米丽小声说。

“没关系，”萨法反驳，“你们两个总是把每件事都过度考虑，我们甚至都还没确认过是否成功，世界在二一一年是否依然毁灭了……”

“二一十一年。”本咕哝一句，引得萨法又瞪他一眼。

“地堡正在崩溃，”萨法的音调降低了，“不仅如此……马尔科和康是伙伴，我们不能放任他们送死。本之前都回来救了我 and 哈里……打乱时间线了吗？如果打乱了，那我们也修复了……如果救马尔科和康会扰乱任何东西，那我们也一样会补救。”

片刻的沉默，他们要么是在思索萨法在这场一直持续的争论中找到的新角度，要么就是因为几天前出击卡文迪什庄园，入侵多个政府作战指挥室所导致的疲劳在作恶。

丽亚害死了自己的母亲，现在正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，肚子

上还留着道枪伤。热水停了，地堡中有半数的百叶窗都卡住了，要么合不上，要么打不开。后门的过滤系统现正在急速旋转时会发出不该有的嗡嗡声。电力供应断断续续，灯光变暗了，门扇吱呀作响，房间里照不到太阳、不通风的角落生了霉。

在那个延续了很久，让人精疲力竭的日子里，他们杀了几十人，生理上和精神上都觉得那一仗仿佛打了好多天。他们知道当时是为了什么，那是任务，是工作，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事。他们的脸和身体上依然能看到淤伤、刀伤和枪伤。那些他们都能处理和应付。他们可以长时间待在伯蒂的小岛上，沐浴在爱琴海的日光中，在未经污染的纯净的地中海温暖的海水中畅游。他们可以解压，让生猛的能量衰退和复原。他们能痊愈，然后前往2111年，看看末日是否依旧到来，如果真是那样，那他们可以弥补，但时间线是存在的，马桶被堵就跨越了那条线。

“哈里是个大块头。”萨法打破沉默说。

“那有任何影响吗？”本问。

“大块头拉大屎。”萨法看着马桶回答。

“哦。”本温和地回应一声。

哈里听到这句针对他日常行为的粗鲁评价，啧了几声以示警告。

“我要去外面小便，”艾米丽说着依旧靠在水槽上没动身，她看着马桶，以及马桶圈下方几英尺静止的水面。“它们排向何方？”

“什么？”萨法问。

“污水，流向何方？”艾米丽又问。

“污水流向何方？”萨法问本。

“你问我？”

“你脑子灵啊。”

“我必须去小便了。”艾米丽说着往门口走去。

“该死，”本突然龇牙咧嘴起来，“马尔科和康肯定不会冒险，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到外面……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个水箱，而我们从没清理过。”

“我们都来了几个月了。”萨法皱着脸。

“米莉，”本的视线越过众人，看向那退到一侧让艾米丽通过的年长女性。“我们真的需要马尔科和康回来……”

艾米丽嗤笑一声，走到外面走廊，朝尽头的对开门走去。她打了一个大呵欠，伸展手臂举过头顶，这样一来呵欠声显得更含混勉强。她眨眨眼，清除眼中的湿润，肌肉还因为两天前的战斗而酸痛。总体来说，感觉很疲劳，挨过拳头和撞击的地方还在疼。她推门走进主室，里面充满了自然光，她躲闪一下，走到窗边看外面的天气。

身后一道蓝光闪烁，立刻出现一道莹莹闪光的四方门，一个男人从中钻了出来，声音是从一半开始喊起的。

“……米莉……艾米丽……抓住他！”

她凭着多年的实践和早已根深蒂固的本能转过身，瞪大眼睛想要弄清这突如其来的威胁。那人看起来吓坏了，脸上大汗淋漓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她。

“艾米丽！”

她往房间里又跑几步，转弯离开那入口，目光往身后一瞥，只见有一个人钻了出来，满脸怒色。金色头发，方下巴，蓝眼睛，灰衣服，手中紧握一把黑色手枪，正举起瞄准第一个人。

一切都源自本能。一切都是本能的反应。艾米丽从大桌上抄起一只盘子，朝那举枪的人掷去。他开枪的瞬间，盘子砸中他的脸，他往后倒去，枪声在这密闭的空间里听起来如此嘹亮和尖锐。

“抓住他，艾米丽！”第一个人大叫着扑在地上寻求掩护。

她又抓起一只盘子，重重扔出去，然后朝房间另一头冲去。这

两个人她一个都不认识，但第一个人没有武器，一副吓坏了的样子，还大喊她的名字。第二个人怒气冲冲，没穿制服，还拿着把枪。第二只盘子击中那人的手肘，他又快速开了一枪。他大吼一声，想瞄准艾米丽，但她已经逼近，先佯装要向左出击，接着向右下，与此同时腿下一扫将其放倒。

男人反应很快，几乎跳起来躲了过去，但最后还是被踢中，跌倒的同时又举起枪。他下落的过程中扭动着身躯，显然是想以身体的重量砸向她。艾米丽滚到一侧，向上一蹬，赤裸的脚跟踢中他的腹股沟，爆发出的冲击力让他松弛跌落下去。他惨叫一声落在地上，眼中蓄满泪水，但依然想瞄准开枪。艾米丽挺身跃起，又用那只脚踢中他的脸，将他的脑袋蹬向一侧，然后俯身抓住他握枪的手，确保目标离开自己。

“接触敌人！接触敌人！”她大声喊道，虽然心中知道枪声应该已经将其他人引来。那人想要挣脱她的手力，突然张嘴咬住她的手背，同时摸索着从腰带的刀鞘里掏出一把匕首。他挥刀狂砍，刀刃划过她的胳膊。她手一拧，将枪从他手中猛地夺走，男人则挥刀向上砍。没有时间躲闪，没有时间做其他任何事，只能瞄准开枪。她朝男人胸膛射出两颗子弹，当即将其击毙。

“我的天哪……谢谢你，谢谢你……”第一个男人冲到她旁边，脸上依然写满恐惧和担忧。“艾米丽，谢谢你……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他倾身快速亲吻她的脸颊，那动作如此自然和出乎意料。艾米丽甚至来不及想到射杀他。“我讨厌这份该死的工作……顺便说一句，我是马尔科……”他大喊着冲进口，当萨法冲进来时，那入口刚好关闭。

“多少？”

“死了一个。”艾米丽朝后大声喊道，枪依然瞄准那尸体。“蓝光

刚刚出现在这儿……”

“我看见了。”萨法立即说。

“什么？”本同哈里、米莉一起冲进房间。

“入口……刚刚打开……两个男人冲进来……”艾米丽汇报。

“两个？”米莉看着地上那具尸体问。

“一个逃回去了，”艾米丽说，“他叫了我的名字……第一个人……他冲进来，吓坏了……他大喊‘抓住他，艾米丽’……接着这个家伙冲了进来，朝第一个人开枪。我把枪夺了下来……”

“我的天。”本说着走到她身旁，低头看那具尸体。

“他，呃……第一个家伙，”艾米丽转身再次看着身后，“他说他叫马尔科……”

“马尔科？”本问，其余人猛地抬起头看着艾米丽。

“他亲了我的脸，说他讨厌这份该死的工作。”艾米丽说。

“马尔科？”萨法问，“马尔科姆亲了你？”

“他说他叫马尔科……”艾米丽回头环顾房间，“棕色头发……体格匀称……”看到本和米莉严肃的目光，她的音量逐渐降低，“怎么？又不是我编的……”

“我看见入口灯光熄灭了。”萨法看着本和米莉打量艾米丽的方式。

“你还在这里，”本咕哝道，“他说他叫马尔科？”

“他说是马尔科，”艾米丽说，“你们为什么那样看着我？”

“萨法，你看见他了吗？”本问，米莉皱了下眉继续打量。

“没，我进来时只看见入口熄灭。”

“不可能是马尔科。”本说。

“他说是马尔科。”艾米丽再次断言。

“如果马尔科活着从这里跑走，那么他就没死在柏林，”本说，

“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追踪我们到卡文迪什庄园，这就意味着你的队伍不会碰到我们，而你最后也就不会来这里……”

“我的天哪，”萨法惊呼，“你击毙了一个纳粹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艾米丽厉声叫道，这才低头查看细节。

“一个纳粹。你击毙了一个纳粹。”

“究竟怎么回事？”华生医生大喊着冲进房间，手还一边往上提裤子，“我们遭到袭击了？我听见枪声——老天啊！”他看到那尸体突然停下来，“死的是纳粹？”

“唔……不知道。我们有医生吗？”萨法问。

“顺便说一下，马桶堵了，”医生说着头打量，“绝对是纳粹。”

“医生，查一下IP。”米莉下令。

“IP？”医生问。

“纳粹的，”本小声说，“检查那个纳粹。”

“哦，对，是，当然……我上厕所来着。”他动作僵硬地单膝跪地，手指尖探向那男人的脖子。“顺便说一下，堵住了。我说过了吗？”

“说过。”本说。

“是冲锋队员。”哈里说。

“什么？”艾米丽问。

“说他。”哈里用镊子指着尸体说。

“以前是，”医生说，“恐怕现在是个死掉的冲锋队员。IP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受害方，”本说，“我以为医生应该知道那词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”医生立即说，“吓呆了。”

“吃个巧克力棒，”萨法说，“对缓解惊吓有好处。”

“对惊吓来说，那是最糟的东西。”医生反驳。



“我开玩笑的。”

“哈里，你知道怎么用这东西吗？”艾米丽看着她手中的枪。

“是，”哈里用镊子换了那把枪，“鲁格尔手枪，当年也是好家伙。”他在尸体头部蹲下身体，尸体穿的是他不共戴天的敌军军装，对他来说曾经是那样的熟悉。他长着一头金发，方下巴，是雅利安人，宽肩膀，四肢粗壮，毫无疑问和其余人一样，都是被洗脑的狂热分子。他抓住那死人的手，匕首滑落下来。标准的纳粹党卫军配备品。表面光滑，模样邪恶，刀柄形状像个颠倒的沙漏。刀刃上还刻着字：meine ehre heisst treue。

“吾之荣誉即忠诚。”艾米丽一只手搭在哈里肩头，弓身读出那行字。

哈里抓住死去士兵的衣领将他拉近些，检查他的徽章，老习惯又开始作祟。他猛地用力撕开束腰上衣，手伸进去感受内口袋，无视手指上的血污。一沓纸张折叠得整整齐齐，应该是标准身份文件，但内容布局不同，他以前从未看过这样的设计。一张深棕色的照片，里面是一位美丽的小姐，长着一头金色的长卷发，表情严肃。哈里本能地开始寻找任何能表明死者职位、编队或命令的东西。他不懂德语，但认得某些词，也学过文件和表格，但这些东西没有一件和他培训时被要求寻找的相符合。接着他想起来，他的战争已经结束，他此刻是在白垩纪的一座地堡，于是眨眨眼摇摇头。“文件不一样，”他粗声说，“不是应该有的模样……军装也不同。翻领上的徽章不对。”

“你认为他是假的？”本问。

“不。只是不一样，”哈里伸出手摩挲络腮胡，“鲁格尔手枪和匕首是对的……”

“所以我们这里为什么有一个死去的纳粹？”萨法问。